

风情小集

吴祖光



风情小集

（第一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韋祥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黄全昌

风 情 小 集

吴 祖 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625 插页 6 字数 106,000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书号：10078·3290 定价：0.69元

· 目 次 ·

女儿篇·····	1
骑车小记·····	10
“何以至今心愈小 只因已往事皆非”·····	14
三十七载因缘·····	20
讨人欢喜·····	31
万里长城断想·····	38
三十年书怀·····	45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	53
《新凤霞回忆录》后记·····	64
李丽华回国·····	73
欧陆风情·····	79
训子篇·····	135
两千年前的恋爱传奇·····	150
“座中泣下谁最多”?·····	167

关于戏曲的技术性、

2P13 / 03

娱乐性和剧种分工.....	176
周公遗爱 程派千秋.....	200
我写《闯江湖》.....	218
不要仗势欺人.....	229
绝唱.....	238

女 儿 篇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十四周年而作

听说香港《文汇报》已经满了十四周年的时候，心里暗自吃了一惊，感觉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不由得想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文汇报》创办的那年，正巧那时我也在香港，也正是祖国的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节。转眼间天下变了，转眼间又到了十四年后的今天。

应该写点东西祝贺《文汇报》的生日。这是一张可爱的报纸，十四年来为香港人民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作了巨大的有益的工作，而且现在还正在欣欣向荣、蓬勃成长……但是写什么呢？该说的太多，因此就不知从那头说起了。这时我心头涌起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那两年里常常在香港上坡的马路上到《文汇报》社去走走

的情景……

拿着笔沉思的时候，小女儿双双满头汗珠地从幼儿园跑回来了。和每天一样，她远远地就在叫我了，我没有理会，她跑到我面前，扒在我身上说：“爸爸，你干吗不理我？你干什么呐？”

既然是小女儿来了，就写写小女儿吧。双双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生的，正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那天。那天也正是节交“霜降”，所以就给她起名叫霜霜，但是有一位阿姨说“霜”字太冷了，改叫“双”吧，于是“吴双”就成了她的名字。

看样子女儿长大了一定是要搞艺术的了。她今年未足七岁，但已经表现了两方面的特长：第一是喜欢画画。她是个顽皮喜动的孩子，起得早，睡得晚，不爱睡午觉，一刻也不闲着；但是对画画有特殊的爱好。拿起笔和纸，一画就能画几个小时；假如她在家而听不到她一点声音的时候，那就是她在画画了，非常高度集中地画。在我记忆当中，这样地画，至少也有三年以上的的时间，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较长时间的锻炼了。所以她画的线条是准确有力的，不描，不涂，一笔就是一笔。她绘画的主要题材是戏曲

舞台上的人物，开始都画的是古装的女像——这当然主要是常随她妈妈到剧场后台看戏的影响——后来就发展到画别的角色了，像老生、武生，最喜欢的是画小花脸；这又因为她的二哥哥欢欢爱学小花脸的动作，并且把演小丑做为长大了的志愿的原故。小双画画有一个说来是缺点又不算是缺点的情况，她是个“左撇子”，作什么事都是左手，吃饭、拿筷子、用剪刀、拿针缝东西都不例外。叫她换右手，她说：“那我什么都干不了。”但是她保证：“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再改。”因此在画上写的“小吴双”三个字，虽然十分注意，也还常常写反了，那个“小”字的一勾经常勾到右边去了。

这一年来，她画画又有了发展：喜欢给人画速写。她给真正的画家张乐平伯伯画的两张像，传神而又有古拙之致；乐平压在玻璃板下面，逢人便叫来看。那是今年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乐平来北京住在民族饭店时的事情。双双同时给同房间的应云卫伯伯画的像，也画出了应伯伯虽然年近六十而仍是貌如小生的神情。古人夸奖爱读书的人“手不释卷”，小双双的衣袋里永远装着纸和铅笔；即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

小孩子身上只穿一条比纸还薄的三角裤，她也一定要妈妈给她缝一个口袋装纸装笔。因此常常在大人们偶然要记一点什么，找纸找笔的时候，双双会在一旁嚷着说：“我有，我有……”今年初厉慧良到北京演出，我和她妈妈带小双看戏；遇见叶浅予伯伯坐在台下画速写，她也掏出纸笔来画，画完了说：“给叶伯伯看看，我画得好不好？”

画家郁风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发表了双双一张“古装仕女”。双双问我：“什么叫仕女呀？”真把我问住了。使她高兴的是她得到了《北京晚报》的于阿姨送给她的稿酬，是一本精装的白纸画簿。不到三天她就快画满了。

但是在姊姊、阿姨们对双双说“你将来是一个画家”的时候，双双却总是说：“我不当画家，我当演员”。在这方面，她也是有特点的，她的嗓子好，又脆又亮，而且咬字清楚，音节准确；又朗诵，又唱，又舞；无论在多少人面前，说表演就表演，不懂得什么叫害羞。表演的时候，一定叫哥哥来给她报幕，哥哥不在，爸爸和妈妈报幕。而且在表演中间如果有人讲话或是看别处她

就不答应，停下来对人家说“你别说话。”或是“你叫我表演，为什么不看我？”决不含糊。表演一开了头就没个完，节目繁多，层出不穷，每次都是观众感觉她太累了，不停地要求她休息，最后还是很不愿意地才告结束。电影演员赵丹伯伯说“演员难得这样的大胆”，写信来时也祝愿这个“不知疲倦的小演员”永远健康。

很长的时间她妈妈遗憾于自己的小女儿会唱那么多的歌，却不会唱妈妈的专业——评剧。不知怎么她就是找不着评剧的味儿，唱个一两句半句总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这种情况忽然变了，女儿忽然一下子豁然贯通，会唱评剧了。只是看了几遍她妈妈的《花为媒》，又在三个早晨，妈妈没起床之前，跑来床前跟着唱；学了三次，每次不过十分钟吧，便学会了《花为媒》闹洞房一场的大段紧流水，一共有七十多句，唱得有板有眼，并且有感情有气氛。这可把妈妈乐坏了。上个月电影导演徐韬、桑弧、画家韩尚义来我家作客，听了双双这段唱。到第二天在会场上又碰到尚义的时候，他说：“双双昨天唱的那一段评剧，到现在我还觉得不可思议，好象不是真的事情……”

她最近又学会了《杨三姐告状》里杨三姐见厅长的一段。她妈妈的琴师为她上了胡琴，打起板，一板一眼也不差。这段戏她没有专门学，听听就会了。

前面说到她不懂得怕羞，这也是从小就这样了。还在她两三岁的时候，我抱她坐公共汽车，身后头一位老公公逗她玩，她伸手一把就把老公公的胡子抓住了。她在汽车或电车上也常常会对坐着的大人说：“起来让我坐吧。”人家就会笑着让位子给她。

画家黄永玉的孩子，天才的黑蛮和黑妮是双双的好朋友。永玉非常喜欢小双，也指点过小双画画。黑蛮和黑妮在他们爸爸的教导下已经是国际闻名的小画家了。我和小双妈妈都不会画，深以得到永玉教小双为十分高兴的事。永玉深知小双的性格，说“这孩子一片天籁，不易受教。”实际上小双还是听黄叔叔的教导的，而且听黑蛮的话。

听黑蛮的话是个奇迹，她对自己的两个哥哥就完全不听话。正是由于小双双常常受到人们的夸奖，便处处显得信心特强，处处都要拔尖。听到别人夸奖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问：“我

呢？”不要说在夸奖这朵花真好看的时候，她会说：“我呢？”即使在说这块点心做得真好的时候，她也会说：“我呢？”答复她时，就一定得说：“你更好。”

因此做爸爸妈妈的不免有点隐忧，这孩子会不会从此骄傲自满呢？这我们今后要注意她，也要依靠她明年进小学之后请老师们好好帮助她了。她的自尊心是这么强，和哥哥们有时吵了架，她会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仰着头拚命不教眼泪流下来，等情绪完全过去了之后才出屋子见人。

随着年岁的长大，孩子们的求知欲越来越高了。现在她就在不断地追问：“爸爸你又写什么文章啊？”当她听到是给香港的报纸写文章时，她就说：“啊！香港！就是虾球住的地方的香港……”正是在前几天她同哥哥们看过北京电视台播送的“虾球”的故事。接着两个哥哥也跑来了，孩子们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虾球”为什么偷东西呢？

“因为家里穷，没有吃，没有穿！”

“为什么穷呢？……”

为什么穷？这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不是

很容易地能为孩子们说清楚的了。

这时候小双说：“爸爸，你听着，我今天学会了一个新歌。”她跟着就唱：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
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我的宝贝……
宝贝，别难过，别伤心哪！亲爱的宝贝，
你妈妈和你一起等待着他的消息……
睡吧，我的宝贝，宝贝，宝贝……
宝贝，咱们的队伍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你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呀！我的宝贝……”

听完了这首歌，我说：“你唱得真好，世界上受穷的人还很多呢。要去打击敌人，就能得到胜利。”

本心要写一篇祝贺香港《文汇报》十四周年的文章，结果却是无尽无休地在写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的生活和家庭里，这真是有点情不自禁，也就顾不得会被别人说是在夸诩自己的孩子了。可是问题还不止此，现在正有许多朋友也在研究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在过去的年代，人们自幼生于忧患，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年轻人会有许多由此而生的一些叫做缺点的东西。但是今天的社会却又有由于几乎完全不知道

“忧患”为何物，因此而生的另一种无知而形成的可能也叫缺点的东西；因此孩子们的将来，他们的成长，还不能是十分简单，没有问题的吧？不过，无论如何，看见孩子们总是叫人欢喜的。十四年前在香港时我还是不懂得什么是做父亲的心情的人，那时我不可能设想今天会这样地喜欢孩子，这也许是我老了。香港有我不少的老朋友，十四年的睽别，你们的心情是如何的呢？在这里写写孩子们的事情，做为我目前生活的某一方面的汇报吧。

我以同样欢喜的心情祝贺香港《文汇报》的十四周年。她已经走过了十四年艰苦的历程，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们应当是十分辛苦了。有了十四个年头的战斗经历的报纸，譬之于人来说，就是一个久经考验、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了。她已经是人民的喉舌、坚强的战士，必将在未来的道路上获得更加丰实的硕果。

就把这篇不成格局，亦不成体统的文章来表示我祝贺的心意吧。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北京

骑 车 小 记

记得前些时候，看到过一些报道，谈到国外友人来到北京，见北京自行车之多“甲于天下”，确系如此。两年以来，我家迁居东郊朝阳门外东大桥头、北京工人体育场东侧。由于住在四层楼上，每天的上下班时间，凭栏下望，总会看到络绎不绝的自行车的人流，自远而近，由近而远，真是车如流水。车最多的时候，莫过于工人体育场有球赛的时候；就在我住的这个十字路口，可以完全被自行车塞满。赛前和赛后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来往的车流绵绵不绝，加上小汽车和大型公共汽车密密匝匝，成为车流组成的蜂衙蚁阵。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离开香港到北京来。临上船的前夕，同几个朋友漫步九龙街头，走过一

家自行车商店，突然想起，我何不买了一架单车回去？走进这家商店，一眼望见墙上挂着一架二十六型的小跑车，形式最为灵巧，便买了下来。记得大约是用了一百五十元港币，英国车，牌子是 Humber，十月份起我就骑着它在北京满街跑了。这架车在北京街头很引人注目，曾经多次遇见同行的骑车人，一会儿跟在我车后，一会儿又超过我回头看，然后同我并行，问我的道：“你这辆车在哪儿买的？”听到我的回答后，总是很艳羡地赞美一声，同行一段离开了。

时间考验着这辆英国的小 Humber，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它仍未衰老，看上去仍有五六成新，我仍旧骑着它满街跑。当然我现在跑得少了，有时候整天不出门。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我要抓紧时间多做点事情，目前我在同时写两个剧本，一个是话剧《闯江湖》，一个是歌剧《蔡文姬》；二是家有病人，老伴（指评剧名演员新凤霞。——编者）病了近三年，至今行路仍有困难，她难于出门，便也不大愿意我出门，乐得在家里多干点活。这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回头来仍要谈谈这架小 Humber，它的质量真好，为我忠实服务了二十九年，至今结构完整，很少出

毛病。重量比我们的国产车轻近一半，骑上去也是同样的轻快，这种质量是我国的产品目前还没有达到的。我们的自行车工厂的工人朋友向我称道过它的质量，说这真是值得向英国的工人兄弟学习的。

一年以前的一天，到首都医院吊唁阿英先生逝世，遇见十年没有见面的新闻纪录片厂厂长钱筱璋，他是故去的阿英先生的弟弟。他严肃地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有一天我看见你在街上骑自行车，是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说：“街上车多，危险！你年纪大了，不要再骑车了。”我感谢了他的关心，但是车我还是要骑的。骑车的好处太多了，譬如：主动，不受任何限制，不要依靠别人；其次，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方法之一；更好的是，好天气里骑车简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使人心旷神怡。因此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写一首诗，答复并感谢筱璋对我的关心。诗曰：

萧萧双鬓雪千条，
旧梦迷离不可招；
行遍天涯人未老，
犹堪铁马越长桥。